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鲁迅 著

雙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鲁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 鲁迅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2018.1

ISBN 978-7-5057-4273-4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②鲁
迅诗歌—诗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8946号

书名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著者 鲁迅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13印张 300千字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273-4
定价 6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14

目录

朝花夕拾

小 引	003
狗·猫·鼠	005
阿长与《山海经》	013
《二十四孝图》	019
五猖会	025
无 常	02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36
父亲的病	041
琐 记	046
藤野先生	053
范爱农	059
后 记	066

其他散文汇编

纪念刘和珍君	083
为了忘却的纪念	088
柔石小传	098

忆韦素园君	100
忆刘半农君	106
我的第一个师父	109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16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119
“这也是生活”……	123
我和《语丝》的始终	127
阿 金	136
杂 忆	140
过 年	146
长 城	148
玩 具	149
零 食	151
运 命	153
喝 茶	156
隐 士	158
奇 怪	161
女 吊	163
夜 颂	169
牺牲谟	171
小杂感	175
怎么写	179
在钟楼上	186
看司徒乔君的画	194
《进化和退化》小引	196
白莽作《孩儿塔》序	198

萧红作《生死场》序	200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202
晨凉漫记	206
再谈香港	208
秋夜纪游	215
新秋杂识	217
文床秋梦	219
半夏小集	221
清明时节	225
中秋二愿	227
灯下漫笔	229
智识即罪恶	236
火	240
死	242
病后杂谈	247
看书琐记	258
看书琐记(二)	260
看书琐记(三)	262
新秋杂识(三)	264
《看图识字》	266
“靠天吃饭”	269
拿破仑与隋那	271
书的还魂和赶造	272
人生识字糊涂始	274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27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80

野 草

题 辞	289
秋 夜	291
影的告别	293
求乞者	295
我的失恋	297
复 仇	299
复 仇 (其二)	301
希 望	303
雪	305
风 箏	307
好的故事	310
过 客	312
死 火	318
狗的驳诘	320
失掉的好地狱	321
墓碣文	323
颓败线的颤动	325
立 论	328
死 后	329
这样的战士	334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336
腊 叶	339
淡淡的血痕中	341
一 觉	343

新旧体诗汇编

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	349
莲蓬人	350
祭书神文	351
庚子送灶即事	353
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并跋	354
惜花四律	355
自题小像	357
哀范君三章	358
替豆萁伸冤	360
吊卢骚	361
赠邬其山	362
送 O.E. 君携兰归国	363
无 题	364
赠日本歌人	365
湘灵歌	366
无题二首	367
送增田涉君归国	368
答客诮	369
惯于长夜过春时	370
无 题	371
偶 成	372
赠蓬子	373
一·二八战后作	374
自 嘲	375
教授杂咏四首	376

所 闻	377
无题二首	378
无 题	379
二十二年元旦	380
赠画师	381
学生和玉佛	382
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	383
题《呐喊》	384
题《彷徨》	385
悼杨铨	386
题三义塔	387
无 题	388
悼丁君	389
赠人二首	390
无 题	391
无 题	392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393
报载患脑炎戏作	394
无 题	395
秋夜有感	396
亥年残秋偶作	397
梦	398
爱之神	399
桃 花	400
他们的花园	401
人与时	402
他	403

朝花夕拾



小 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

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①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

^① 这是陈源《致志摩》一文中的话。本文以及《朝花夕拾》中的其他篇章都多处引用陈源文章中的语句讥讽陈源。

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ä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阍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

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Bruegel d.Ä.）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

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 Edgar Allan Poe^① 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

①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